

# 干膘牛

◎ 杨泽义

过往的生活，总有一些刻骨铭心的影子，定格在心灵深处的胶片上，并随着岁月的沉淀更加清晰。

儿时喂养了十余年的那头“干膘牛”的身影，四十年来时常浮现于我的脑海中。

七岁时，父亲牵回生产队指定喂养的一头小黄牛。我把它和之前那头圆滚滚的黑水牛一比较，心里就如同被人剥去了身上的新衣服一样难受。因为这头小黄牛实在是奇丑无比——它的个子矮小，只比家中的黑狗大不了多少，身躯像烘了多年的腊肉一样干瘪，行走时还不停地颤抖，小而干涩的眼睛发出怯懦、无神的光。母亲说：“好好喂它吧！交些牛粪到生产队，可以挣些工分。听兽医说，给牛喂盐可以长膘，我们以后多给它吃些盐就是了。”

此后，全家人尽量去割最嫩、最青的草来喂这头小黄牛，还常兑盐水给它喝。两年后，它的个头虽长大了许多，但仍然瘦得像个风车架子。兽医看了说，这牛属于干膘牛，吃得再好也不长膘。

我初中毕业那年，土地承包到户了，干膘牛分配给了我家和邻家。它必须学耕田了，由邻家大哥负责调教它。一天早上，邻家大哥把它牵到田中，给它套上所有的“行头”，将一系列“口令”喊了无数遍后，它瘦瘦的身躯颤抖地拉着犁头，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，就死活不动了。大哥气愤地用荆条在它的背上打了几下，留下几道灰白的痕迹，它立即乱蹦乱跳，转了几圈后，居然挣脱了那些“行头”，一溜烟地跑了。邻居们合力将它围堵回来，大哥把它拴在一棵树上，用一根木棒让它饱尝了皮肉之苦。

牛的使命就是耕田，不管你是膘肥体壮还是骨瘦如柴。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后，干膘牛终于勉强能听懂“口令”了，但依然拉一会儿犁头就不动了。每次挨打后，它就奋力逃掉，被捉回来后，责打更甚。

每年春秋两季，是干膘牛最劳累的时候。脖颈上薄薄的肌肉被磨得血肉模糊，但在荆条的抽打下，它只有死命前行。每天，它拉不到半亩田，就会步履蹒跚，全身颤抖，累倒在地。对逆

上去的青草，也只是看一眼，连头都抬不起，瘫在地上不停地喘息。每当这时，我心里都十分难受。一年下来，它无数次躺倒，再无数次爬起，伤口在农闲季节还来不及痊愈，第二季的耕作便又开始了。我无数次在心里对它说，你既然是一头牛，耕田耙地就是你本分。可是，你为什么就这么瘦呢？为什么就无力承担自己的责任呢？

高中毕业后，我回家接过了耕种4亩多田地的任务，天天与那头干膘牛相处。那时它虽已是成年的壮牛，但劳力依然差。它拉犁累了的时候，由于太瘦被同学们戏称为“干膘牛”的我，也已经上气不接下气，就停下来让它吃些青草，休息一会儿，我也趁机喝口水，或看会儿书。这样的耕作节奏中，它完成任务就不那么吃力了，也就很少发牛脾气。

干膘牛与我搭档得最好的时候，是耕那块离家几里外的“烂泥田”。我们一下田，腿便陷进了泥里。每耕一犁，犁尖就粘上一大坨泥巴，加上犁头本身，足有六七十斤重。瘦弱的我，要拖着犁头来回转上百次才能耕完这块

田。也许是我特意耕薄一些以减轻它的负重，也许是泥巴裹腿不便逃跑，它总是特别配合，任我调遣，但我仍被累得手脚发软，有时甚至眼冒金星。我只好耕一会儿就让它吃一些草，自己趁这时到田埂上去躺会儿，有时甚至睡上一觉。

1983年秋末，我在种上了当季的庄稼后，拿着二哥送的一本字帖、一支竹笛，小妹送的一双鞋垫，告别家人，告别干膘牛，告别耕种了3年的土地，离开了家乡。

临走前，我割了一大篓青草，背到圈里，给干膘牛添上。它只看了我一眼，就迫不及待地埋头吃草去了。

4年后，我回到家时，那头干膘牛已不在了。伫立在空空的牛圈门前，我想，人和牛的最大区别，不在于一个吃饭一个吃草，而在于人可以另谋出路，牛却别无选择。

后来，我谋到一份职业。几十年来，由于常年埋头工作，加班熬夜，导致颈椎、腰椎骨质增生，经常头脑发晕，手脚发麻。我想，这也许就是生活留在我身上的疤痕吧？



## 我是那涪江边 会思考的一株芦苇

◎ 杨建明

涪江水悠悠，不断向东流，我是您身边的一株芦苇，和弟兄姊妹一起喝着您的乳汁，吸收您的营养，茁壮成长，长在了您的浅滩上，呈现出一片茂盛的景象。

春日，我和弟兄姊妹在您的浅滩上欣欣向荣。涪江赋予我灵魂，使我思考：一个人不过是自然界中一株脆弱的芦苇，作为人民教师，我们从事教育工作，面对的是学生，所以要成为热爱思考、善于思考的人。

经过一冬的沉寂，我享受着柔和的晨曦，和弟兄姊妹充分呼吸着春天的气息，在涪江母亲的怀里欢快地成长，招来了无数鸟儿来到我们身边歌唱，引来了无数游人欣赏美丽景象。夏日，烈日打消了我们的遐想，但在夕阳下，我们的身躯闪着金光。

这时的涪江，芦花成了风景，黄昏中，雪白的芦花白了两岸，美了涪江，吸引了无数眼光。一杆杆白色的芦花飘进涪江，飘向远处的山冈，在微风中奏着美妙的洪城歌赋，赞扬涪江母亲

的美丽模样。晚风吹来，一整片芦苇不约而同地随风向同一个方向倾斜，好似排练有序的舞者，随着风的琴音翩翩起舞，舞姿绰约妩媚，呈现出宁静柔美的模样。

秋日的涪江，我们更是不同寻常。秋风徐徐，涪江水微微荡漾，惊起栖息在我们身边的水鸟朋友。于是，我们陷入了孤独，但我相信，一个优秀的灵魂，即使生长在孤独中，也依然能够从自身的成长过程中得到心灵的满足，无论是人还是芦苇，都一定有所满足。

冬日的涪江，归于沉寂，孕育辉煌。我们开始萎黄，生命平静地流逝，没有任何声响。我们来无影去无痕，只是有些留恋涪江那美丽的浅滩，来年，我们还要来到您的身旁，为涪江增添新的荣光。

我内心追寻超越自我，用思想的火花照亮教学的时光。我就是那涪江边会思考的一株芦苇，也会努力成为一个善于思考的教师、一个勤于书写的教师。

## 绚烂

◎ 谢儒

生如夏花之灿烂。当炎热的气息拂过草地，掠过山脉，所到之处皆出点点繁星。它们伸展，它们怒放，它们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精彩，滋养他人，温润大地。

夏天，泉水淙淙，人们踏入山中，寻找一处寂静之地。花儿们乘风摇曳身姿，似一群后生热情地向你问好。人们宽大的脚掌将花儿粗暴踩倒，俯在地上的它们，不懂以绚烂相迎为何被如此对待，似遭遇挫折的人们在不甘之中凋零、枯萎。无人记得它们存在过，只能依稀记得此处曾有点点繁星。

我俯下身，抚摸着大地的子嗣，些小小的花儿，却能为大自然画龙点睛。微风拂过，一只蜜蜂循味而来，抓住了一朵花儿。花儿虽微小，也能给昆虫甘露琼浆，如同使久经劳苦之人终得心灵慰藉。蜜蜂也许不止一次问过夏花，既然无人问津，为何还要酿出甘

露？微风吹起花瓣，空中传来它们的回答：无人问津也好，艳不如人也罢，在万千世界中，可以不是最精彩、最美好的，却也要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，滋养他人，温润大地。

野芳发而幽香，若没有夏花，山野又将何去何从？

时光飞逝，转眼已过夏。山野不再是昔日之景，转入荒凉，万籁俱寂，叶子无声飘零，落向地面，此情此景使我的眼前仿佛又浮现出那些夏花的身影，粉得纯洁，白得淡雅，蓝得清幽，黄得热烈。夏日无感，过而怀念。人们总是当失去一事物后，才懂得珍惜。

绚烂的夏花教会了我们许多，莽莽红尘中，生命概是如此——无人问津也好，技不如人也罢，都应在最好的时候，展现出光鲜夺目的色彩。

生当如夏花之绚烂，愿你我皆能以点点萤光照亮未知的前方。

## 江河，养育鱼虾； 也养育我们的风骨 (组诗)

◎ 莫喜生

### 浪花溅飞汨罗江

收拢，清理，晾晒渔网  
渔夫们不捕鱼  
今天  
他们只想寻找一位老人  
岸边的食客早已退去食欲  
他们采集艾叶菖蒲  
还浸泡雄黄酒  
在房前屋后和江边挥洒

龙舟上的勇士  
从十二个增加到十六个  
又增加到二十四个  
为唤醒中华诗魂  
这个端午，汨罗江  
飞溅千年的浪花愈加激烈  
鼓乐回荡在山水间  
龙船调亦日夜不停

### 东宅江瑶寨

云是山的披肩  
水自额上过

那上古铸就的剑戟  
透过林木与叶的缝隙  
落在我的心房，尖尖相对

林间歌声越过胸腔  
坠入蓝色的东宅江  
暗流把《离骚》托出水面  
和着人们的锄镰声  
幻化成天籁之音

### 安江坪

貌不出众，低调落户  
在原始森林和溪水旁繁衍子孙

她嫁闺中的女儿  
见我在酣睡里反复梦呓  
按捺不住地耳语  
云溪谷穿越时空的鸟鸣  
红滩第一股流泉飞瀑  
银杉身上的首滴夜露  
都是她长久的爱意

在花坪我已儿孙满堂  
但依然纠结要不要向你倾诉  
跋涉者在人世间的风尘及亘古情愫

## 一声长啸

◎ 米丽宏

撮口为啸，这是《辞海》中说的。我试着做一下“撮口”这个动作，感觉很像今人吹口哨的样子。

然而，啸，于今不传也久矣。清人张潮曾言：“古之不传于今者，啸也、剑术也、弹棋也、打球也。”啸，因此氤氲了一层古意。

啸，定然不似吹口哨那般简单吧，它更像一种行为艺术，风行于文人名士之间，魏晋阮籍擅长啸，陶渊明啸傲东轩下，张三丰啸歌山野……

声声长啸，是心灵暗喜与隐痛的一种揭示。

阮籍，阮籍一声长啸，时人远隔一二里都能听到。当时，阮籍登苏门山，遇道人孙登闭目养神，于是上前攀谈。他实在是憋了一肚子的牢骚啊，末路穷途，胸臆难抒，说起自己的遭遇，滔

滔又滔滔，而孙登只是仰着头，一言不发，一副超然世外的神情。阮籍又说到儒家的道德主张、道家养生之法，孙登仍是不发一言。阮籍讪讪地站了半天，长啸一声，返身而回；到半山腰，忽听到孙登的长啸。此啸山鸣谷应，宛若天籁。阮籍听出了其中一派自然清空之气，肺腑块垒顿时排空。

他思忖，自己的长啸，全是世事的郁结，难纾难解。却原来，放下，也可凭一声长啸。

油然想起鲁迅的《呐喊》。呐喊？那何尝不是勇士拖枪，面对着一间万难破毁的“铁屋子”，发出的一声断喝、一声长啸呢？他曾沉吟：“得了赞和，是促其前进的，得了反对，是促其奋斗的，独有叫喊于生人中，而生人并无反应，既非赞同，也无反对，如置身毫无

边际的荒原，无可措手的了，这是怎样的悲哀呵。”于悲哀中呼啸，鲁迅说自己是一只夜行的鸟，发出恶声。正因有这声声长啸，才让沉沉欲睡的人们蓦然醒来，看清独行者的灯盏。

世间如此长啸者，能有几？非风骨硬者，胆气豪者，不能为之。河水日夜流淌，生命静于无言，一两声长啸，穿越史册，啸出了风致和味道。

啸，在大地上却无处不在。风扣松林作金石声，似是“龙吟”；若再迅疾些，穿过坚挺紧密的枝叶，这就变成了“啸”。天空蓄满雷鸣电闪、风声雨声；山冈上，密林里，“昂”的一声虎啸，远远传到了山那边；田野的绿幕里漏出几声牛马驴骡的长声嘶鸣，令人会意；海边飓风带来潮起潮落的嘶吼，叫人胆寒；一面垂直悬挂、急速跌落的瀑

布，发出的啸叫，也能惊心动魄。

虎啸，是威猛的；剑啸，是凌厉的；山海之啸，是神秘的。我们这些俗子，日日为柴米油盐奔忙，心尖尖上爬满了岁月的青苔，沾染了烟火的油垢。茫然之间，常常迷失。

那么，到山水之间去，如何？去走一走。有林泉明志，有烟霞为侣，猿声鸟啼隐约在耳，山光水色氤氲夺目。肺里的废气，渐渐排空，心里的污浊，渐渐散逸，你面向烟山万重，中气十足地长啸一声……

一声长啸，好似一个幽深的入口，“初极狭，才通人。复行数十步，豁然开朗。”待眼前一片桃源，才恍然大悟：刹那间，历史便过去了；弹指间，一辈子便定格成一声长啸了。

一声长啸，也长，也短。

## 返程路上爱满厢

◎ 许海利

蔬菜装了满满一蛇皮袋；土鸡蛋装了整整一纸箱；腌制的各类咸菜，装了五六个瓶瓶罐罐……每次回家，父母都恨不得把家里的一切都装进我的后备厢里。

18岁那年，我离开故乡来到距家五六百公里外的一个北方城市，而后就定居在那里。因为离家较远，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回家探亲。这次恰逢中秋国庆双节长假，我就开车回乡下去看望父母。

老家建在半山腰上，近些年随着邻居陆续搬迁，周围已经没有几户人家了，父母就因地制宜在房前屋后搞起了种养殖。房后一处斜坡上种满了南瓜、冬瓜和丝瓜；房前一块宽阔地

上，母亲用木棍和竹竿围成一个栅栏，养了十几只土鸡；院子里满是柿子、核桃、枣子等各种果树，秋天到来，果实缀满了枝头。

此次双节相逢，城里人都放了小长假，忙着旅游休闲，而农村却正值一年最忙碌的时候，父母忙着收割玉米和播种小麦。见父母这样忙，我就想跟着他们一起下地干农活。

“你都多少年不握锄把了，地里的活你干不了，还是待在家里好！”父亲坚决不同意。

“现在种地都是靠机械，我和你爸也干不了多少活，你就在家休息吧！”母亲也坚决不同意。

我知道，现在农业基本实现了机

械化作业，但很多农活还是离不开人力，种地依然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。父母是怕我吃苦受累，才找这么个借口不让我去的。

在老家的那些日子，父母虽然每天非常忙碌，但因为有了我的陪伴，他们脸上都挂着幸福的笑容。可假期一晃就过去了，我也要返回城里上班了。临走时，父母又忙了起来。母亲跑到屋后摘南瓜和冬瓜，说家里的南瓜煮粥特好吃，冬瓜炖的菜特别香，让我带回城里慢慢吃。父亲则搭了梯子爬到树上，摘柿子、打枣子，塞了满满一口袋。

装好了蔬菜和水果，父亲又走进屋里打开那口老泡菜坛子，把腌制的

黄瓜、萝卜和糖蒜分装进玻璃瓶里，这些都是父亲特意为我腌制的。小时候，每顿饭都有咸菜就窝头，我最爱吃父亲腌制的这些咸菜，于是他们早就备下了，就等我这次回来带走呢！

不知什么时候，母亲又把一整箱土鸡蛋也放进了我的后备厢。我忙推辞说不要，让他们留着拿去市场上换些钱花，可父母却不由分说地就把后备厢盖上了。整个后备厢被塞得挤挤挨挨，比我回家时满多了。

返程路上，在拥挤车流中，后备厢的东西虽不算沉重，可我的心里却满是幸福感。因为里面装的不仅是蔬果和土特产，更是父母沉甸甸的爱！

## 又见炊烟

孔祥秋 摄

